

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研究述略

洪勇明

(新疆大学 语言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08)

摘要:有关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因碑文残缺、释读困难,其成果较多被人忽视。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历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碑铭的发现和解读、成果的整理和使用、碑铭的重勘和深究。碑铭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语言学、历史学和文化等方面。碑铭的解读成果主要为研究回鹘史或维吾尔史、古代突厥语或突厥历史语言学以及回鹘或维吾尔文化所利用,中国学者的研究今后将在七个方面会有所作为。

关键词:回纥;古突厥文;碑铭;研究;述略

中图分类号:K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76(2009)03—0014—06

肇始于唐天宝四年(745),终结于唐开成五年(840)的漠北回纥汗国,是在推翻突厥汗国,统一分散的铁勒诸部的基础上形成的。回纥汗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既是对突厥汗国的继承,又是发展。以语言文字为例:在8世纪末、9世纪初以前,回鹘是使用所谓鲁尼(Runic, Runik)体之突厥文字,尚未有自己的文字,即一般所称的“回鹘文字”,纵或有,亦属初创期,如九姓回鹘可汗记功碑之上汉文、突厥文外,尚有一种初为人所不识之文字,后经学者考证,知为Sogdian文字,亦有人认为即以Sogdian字母所写之“回鹘文字”^[1](P519)。在回纥汗国的统治主体内,即贝加尔湖、萨彦岭、唐努山一线以南,阴山、贺兰山、河西走廊及北山一线以北,阿尔泰山以东、兴安岭以西的蒙古草原地区,回纥人留下若干用古代突厥文写就的碑铭^①。研究这些碑铭的意义在于:通过原始文献,弥补和修正汉文史籍对回鹘历史的记载,探求民族关系;通过语言变化,对比东突厥汗国和回纥汗国碑铭的异同,归纳演变规律;通过文字符号,追溯和讨论古突厥文和回鹘文的起源,总结文字发展等。有鉴于此,东西方突厥学界对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进行了长期不懈、卓有成效的研究。

一、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述略

收稿日期:2008—10—07

作者简介:洪勇明(1971—),男,新疆乌鲁木齐人,中央民族大学哈萨克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突厥——回鹘和西域——中亚语文学。

古代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碑铭的发现和解读、成果的整理和使用、碑铭的重勘和深究。

(一)碑铭的发现和解读(17世纪下半叶—20世纪初)

古突厥文碑铭的最早发现者应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其次是元代的耶律铸^[2](P164)。西方对古突厥文碑铭的记录最早是在1692年(康熙三十年),见荷兰人魏津(N.Widzen)所著的《北部和东部鞑靼里亚》(Noord und Ost Tartarye)。对于古突厥文碑铭的科学记录和研究始于旦泽(Danzig)人梅色尔施米特(D.G.Messerschmit)和瑞典人斯特拉林别尔格(F.J.Stralenberg)。其中斯氏在《欧洲和亚洲的北部和东部》(Das nord-und oestlichen Theil von Europa und Asia)一书中附有叶尼塞河流域发现的古突厥文碑铭照片。

较早对古突厥文进行研究的学者主要有芬兰人阿斯培林(J.R.Aspelin)和俄国人雅德林采夫(N.M.Yadrintsev)。前者于1884年首先提出这种文字大约由39—40个符号组成,书写顺序是从右到左;后者于1889年发现刻有汉文的《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为解读这种死文字提供参照依据。

对古突厥文解读作出杰出贡献的是丹麦学者汤姆森 (V.Thomsen) 和俄国学者拉德洛夫 (W.W.Radloff)。汤氏于 1893 年 12 月 15 日在丹麦皇家科学院会议上提出《鄂尔浑和叶尼塞碑铭的解读—初步报告》(De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et de l'Ienissei—Notice Preliminaire)^[3]。随后, 拉氏利用瓦西里也夫 (Wassiliew) 的《总理衙门书》(光绪十九年沈乙庵所作), 亦于 1894 年完成对《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的转写和翻译工作, 并出版《蒙古古代突厥碑文研究》(Die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三个分册^[4] (P25)。

从汤氏和拉氏的解读竞争开始, 古突厥文碑铭的发现和释读进入迅速发展的时期。其间, 一些重要的突厥文碑铭又被发现和成功解读。如: 兰司铁 (G.J.R.Aamstedt) 的《北蒙古发现的两个回鹘如尼文碑文》(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Mongolei, 1913)、阔特维奇 (W.Kotwic) 的《中部蒙古发现的依合胡石图碑》(La monument turc d'Ikhe-Khuchotu en Mongolie centrale, 1928) 等。在释读的基础上, 一些关于古突厥文的语法论著也初步问世。如: 拉德洛夫的《古代突厥语语法概要》(Grammatische Skizze der alttürkischen Sprache, 1897)、《古代突厥语研究》(Alttürkischen Studien, 1909—1912)、汤姆森的《突厥学》(Turcica, 1916)、W.班格 (Bang) 的《蒙古的兰突厥铭文》(Zu den kök-türk-Inschriften, 1896) 等^[5] (P7-20)。此外, 关于古突厥文碑铭的年代学、文本学和历史学研究也开始萌芽。如: 万贝里的《突厥民族》(Das Türkenvolk, 1885)、马迦特 (J.Marquart) 的《古突厥碑铭编年》(Die Chronologie der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1898)、巴尔拖德 (W.Barthold) 的《古突厥铭文的历史意义》(Die historische Bedeutung der alt-tuerkischen Inschriften, 1897) 等。

(二) 成果的整理和使用 (20 世纪上半叶)

这一时期, 尽管许多学者将研究兴趣转向新疆所发现的古代维吾尔语写本, 但是对前期成果的总结和利用却未止步。首先是出现一系列的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成果集, 如: 土耳其学者 N.H.奥尔昆的《古代突厥碑文》(Eski Turk Yazitlari, 1936—1941)、日本学者小野川秀美的《突厥碑文译注》(1943)、柴田武的《鄂尔浑碑铭的发现和硏究》(1947)、俄国学者马洛夫 (S.E.Malov) 的《古代突厥文献》(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mennosti, 1951) 等。其次是利用语言材料, 编辑

出版系统的古代突厥语语法, 如: 卡勒·格伦贝赫 (Kaare Gronbech) 的《突厥语言》(Der Türkische Sprachbau, 1936)、葛玛丽 (A.von.Gabain) 的《古代突厥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 1941) 等。再次就是对古代突厥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进行深入的探讨, 进而形成一批阿尔泰学丛书。前者诸如 M·拉赛农 (Martti Räsänen) 的《论突厥语的元音和谐问题》(Beiträge zur Frage der türkischen Vokalharmonie, 1932)、阿赫买提·铁木耳 (Ahmet Temir) 的《古代突厥语句子中的连接词》(Die Konjunktionen und Satzeinleitungen im Alttürkischen, 1956)^[6]; 后者则如兰司铁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1957)、科特维奇的《阿尔泰诸语言研究》(1953)、本青的《阿尔泰语文学和突厥学导论》(1953) 等。与此同时, 语史结合现象开始较多地出现, 如: 巴尔拖德 (W.Barthold) 的《中亚突厥史讲义》(Orta Asya Türk tarihi hakkında dersler, 1927)、F·寇普鲁吕 (F.Köprülü) 的《古代突厥官职考》(Zur Kenntnis der alttürkischen Titulatur, 1938)、A·波恩什达姆的《6—8 世纪鄂尔浑—叶尼塞突厥社会经济制度》(Social' no-ekonomicezkij stroj orxono-jenisejskix t'urok VI-VIII rekov, 1946) 等。

(三) 碑铭的重勘和深究 (20 世纪下半叶)

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开始, 在对古突厥文碑铭的联合考古、深入勘查基础上的研究, 取得突破性的成就: 一是对前人的解读进行重新转写、翻译、纠正和拾遗, 如: 克劳森 (G.Clausen) 的《翁金碑》(The Ongin Inscription, 1957)、阿勒陶 (Aalto) 等的《蒙古古代突厥碑铭材料》(Materialien zu den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1958)、基饶 (René Giraud) 的《巴音朝克图碑研究》(L'inscription de Bayin-Tsokto, 1961) 等^[7] (P165); 二是对考古成果进行综合汇编、整理、总结和深化, 如: N.Ser-Odzhav 的《蒙古对古代突厥碑文的研究》(1968)、E.Tryjarski 的《关于鄂尔浑突厥碑铭》(1972)、D.D.Vasil'ev 的《叶尼塞河流域突厥如尼文文献汇编》(Korpus tyurkskikh runicheskikh pamyatnikov basseyna Eniseya, 1983)、森安孝夫的《蒙古国现存遗迹碑文调查研究报告》(1999) 等; 三是对碑铭语言结构进行全面研究、分析、梳理和概括, 如: V.M.纳西洛夫 (Nasilov) 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yazik orxono-yeniseyskix pamyatnikov, 1960)、塔拉特·铁肯 (Talat Tekin) 的《鄂尔浑突厥语法》(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 1968)、阔诺诺夫 (A.N.Kononov) 的《7

—9 世纪突厥如尼文献语言语法》(Grammatika yazika tyurkskix runicheskix pamyatnikov, 1980)、V.M.Nadelyaev 等的《古代突厥语字典》(Drevnetyurkskiy Slovar, 1969)、G·克劳森(G.Clauson)的《十三世纪前突厥语词源词典》(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Pre-Thirteenth-Century turkish, 1972)、A.C.阿曼佐罗夫的《突厥如尼文的起源》(1978)、B.A.里乌什茨的《论古代突厥如尼文的起源》(1978)、A.M.Shcherbak 的《突厥如尼文—突厥语古文字的起源》(2001)等;四是对语料和史料进行结合性研究、对比、勘误和发现,如:克内亚什托内(S.G.Klyashtorniy)的《作为中亚史料的突厥碑文》(1964)、勒内·基饶(R.Giraud)的《东突厥汗国碑铭考释》(L'Empire des Turcs celestes, 1960)、路易·巴赞(Louis Bazin)的《突厥历法研究》(les systems chronologiques dans le monde turc ancien, 1991)、护雅夫的《古代突厥民族的历史研究》(1962)、《骑马民族史》(1972)等。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我国对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仅限于对西方研究成果的翻译和考证^[8](P589)。1977 年,我国著名突厥学家耿世民教授首开先河,直接将古突厥文碑铭原文译成汉语,汇编成《古代突厥文献选读》。此后出版的阿不都克尤木等编著的《古代维吾尔文献选》(1984)中,也收入著者对若干古突厥文碑铭的翻译和注释。此外,李经纬对《苏吉碑》,刘义棠、牛汝极和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对《翁金碑》,卡哈尔·巴拉提对《铁尔浑碑》,杨富学对《台斯碑》等也发表过相关论文^[9](P225)。

二、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成果

依照学界共识和碑铭内容,属于回纥汗国的古突厥文碑铭主要有《磨延啜碑》、《塔里亚特碑》、《九姓回鹘可汗碑》、《苏吉碑》、《塞富莱碑》、《铁兹碑》等。较早对这些碑铭进行发掘研究的学者主要是兰司铁(Ramstedt)和克内亚什托内(S.G.Klyashtorniy),兰氏对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的研究见于《卡斯特连纪念专集》(Castrén Memorial Volume, 1913—1918)^[10];克氏的著作多见于《苏联突厥学报》^[11](P374-406)。此外, Malov 的《Pamyatniki Drevnetyurkskoy Pis' mennostimongolii i kirgizii》、H.N.Orkun 的《Eski Turk Yazitlari》、森安孝夫等的《モンゴル國現存遺跡.碑文調査研究報告》、耿世民的《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等著作中也囊括主要的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图录、研究概况、转写、翻译和注释。

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

在语言学和历史上,此外还体现在文学和文化上^②。这里我们仅以上述主要研究者著述中的观点为例,加以说明。

(一) 语言学的成果

1. 语音。与东突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相同点在于:元音之间及音节尾古音 d、b 的保留;前后窄元音 i 和 ī 的区分;第三人称领属附加字和格附加字之间有嵌音 n。如: qod (S 东 16)、sub (S 北 2)、ālig 和 altī (S 北 4)。

与东突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不同点在于: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主要属于 s 方言,并多以 č 代替 š,以 s 代替 š,二者之间的方言界限愈发模糊;圆唇和谐有了较大发展。如^③: čad (不是 šad)、lum čisi (不是 lum čigši) (T 北 13、T 东 16);又如: bolto (Q 东 5)、tuyšuq (Q 东 5)、küčlük (Q 东 9)。

2. 语法。与东突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相同点在于^[12]:名词客体格的附加字为 (i) g 和 (i) γ;位格和从格附加字不加区分,都用 da/dā、ta/tā;有特殊的方向格附加字 gārū/γaru、kārū/qaru;使用 pan/pān 形式的副动词和 tāči/tači、(i) gmā/(i) γma 形式的形动词。如: örgipān (S 南 34)、yirintā (Su1)、yārdā (S 西 46)、berigārū (T 西 5)。

与东突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不同点在于:有工具格 n,共同阿尔泰语时期的方向格 rū、共同格 ligū 逐渐消失;没有不肯定语气词;较少出现动词条件式附加字 sar/sār。如: ilgārū (Te 南 20)、yayīn baši yorīyu kälti (S 东 18)、etmīš āsinsizdā küč qara sub ārmiš qara bodun (T 南 29)。

3. 词汇。与东突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相同点在于:保留阿尔泰共同语时期的一些古语词;有较多的汉语借词和少量的其他语言借词。如: on/yīlqi/sansiz/ār (Su5)、mar (Su7)、sanč (Te 南 27)、sü (Te 西 5)。

4. 文字。与东突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相同点在于:仍旧使用如尼文,正字法基本相同。

与东突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不同点在于:文字线条更加流畅,更为曲折、工整;出现粟特文,且有改造粟特文,创制回鹘文的征兆。如:《九姓回鹘可汗碑》和《塞福列碑》上都有粟特文^④。

(二) 历史学的成果^⑤

1. 在 T 碑、Te 碑和 S 碑中,均提到回鹘内乱以及平乱事件。如: buzuq bašin qīza uçuz kül eki atliyin tükā barmis (Te 北 9) badī bārsil qadīr qasar anta barmis ol bodunīm kāj kārīšdi (Te 北 10) 译文:由于布祖克首领的不满,小阙和两位贵人一起完

了。之后，伯狄白霭和哈狄尔曷萨走掉了。我的人民长期互相敌对了^⑥。又如：bulaqıy ıya basıp olurtmıs (Te 东 17) 译文：他征服了某部落。

2. 在 S 碑和 T 碑中，均提到回鹘建国前的历史和推翻后突厥政权的经过。如：ozmıs tigin qan bolmıs, qoñ yılqa yorıdım. ikinti süñüs altınç ay altı yañıqa toqıdım...ozmıs tiginig... (S 北 9) tutdım. qatunın anta altım. türk bodun anta inayaru yoq boltı. (S 北 10) 译文：(突厥) 乌苏米施特勤做了汗。羊年，我出征了。我打第二仗于六月初六日……把乌苏米施特勤……我俘虏了，并在那里获取其可敦。突厥人民从那以后就灭亡了。

3. 在 T 碑中，提到回鹘二次建国，这意味着回鹘内乱曾导致政权的更迭。如：...bodunı qıza barmış ucmış bir eki atlıyın tükä barmış qadır qasar badi barsıl yatız oyuz (T 东 17) ...äcüm apam säkiz on yıl olurmış ötükan eli täğiräs eli ekinti orqun ögüzdä (T 东 18) 译文：……人民因反叛而灭亡。……因二贵人之故而衰亡。哈狄尔曷萨和伯狄白霭，光荣的乌古斯……我的祖先登位统治了八十年。在于都斤国家及其周围地区，在鄂尔浑流域，我们的可汗二次登了位。

4. 在 T 碑中，提到移地健牟羽可汗征讨样磨的军队中有粟特和唐朝汉族将军。其预示着回鹘人与粟特人早在 763 年（牟羽可汗入教）以前就有密切接触，这是否能说明回鹘人应在 756 年（T 碑最迟立于 756 年）前已经接触和了解到摩尼教。如：yarlıqadı bayarqu tarduș biligä tarqan qutluğ yayma tabyaç soydaq başı biligä soyda başı biligä sägün ozıl erkin (T 碑北 15) 译文：(来自) 拔野古部的达头·毗伽·达干和骨咄禄（以及）样磨、唐朝和粟特胡人的首领，毗伽将军，奥泽勒·翁·佚斤。

5. 在 S 碑中，简述回纥助唐平叛以及回纥和唐的口头约定。如：... yayladım ... tabyaç qanı qayan ... täzäp barmıs ... bir qız säkiz urı oylan tutdım ... yana tüsdim ... eki bodunıy alıp ... ötükan ... toqıdım. anta olurup biñä ittim qut yartay tuyın (S 西 42) anta ... bodunıy ... äbimä ekinti ay altı yañıqa tüsdim. taqıru yılqa ... birmış ... yoq qılmıs. ançıp kälti. eki qızın (S 西 43) tapıy birti ... barmış ... söziñä yazmayın tidi. yañılmayın tidi ... içikmädi ... (S 西 44) 译文：……我度过了夏天……唐朝皇帝……逃走了……我俘获一女、八子……我返回了……我带两部人民……于都斤山……我打了……住在那里，我派出千人的队伍把其福旗……

在那里……把人民……二月初六日我到了家中……鸡年……他……(给了)……把其人消灭了。于是他来了，把其二女给了……他去了……“我将不违背你的话。”——他说。“我将不做错事。”——他说。……并没有内属。

6. 在 Q 碑中，记叙回鹘为正式皈依摩尼教举行盛大仪式。如：... atın yarat ... dinavar ... adınqa ... täñri marn ... törün yay ... yemä ... aftadan ata ... örgintäin ... birlä ... uluğ ... ki ... ögrünç ... qamay ... anta ... dinavaranç (Q 碑中间残块文字) 译文：……使他成名……摩尼神……对其他……像摩尼一样的神……借助法制……指定一个穆阁……从宝座上……带着巨大的……喜悦……摩尼女神……^⑦

7. 在 Su 碑中，讲述亚尔汗追击药罗葛汗。亚尔汗原是骨咄禄·莫贺·达干·于伽的大臣，后者是回纥汗国的叛帅，并于 840 年联合黠戛斯人攻克首都 ordu baliq。但是亚尔汗缘何自称为黠戛斯人以及自立为汗（实为小汗）的，则不得所知。这是否说明黠戛斯汗国政权后来实际是掌握在出自回鹘部落或至少曾与回鹘部落有过密切联系的人手中。如：uyur yirintä yaylaqar qan ata kältim. qırqız oyli män. boyla qutluğ yaryan män. qutluğ baya tarqan ügä buyruqi män. (Su1、2、3) 译文：我从回鹘之地，为追逐药罗葛汗而来。我是黠戛斯人之子，我是斐罗·骨咄禄·亚尔汗。

8. Su 碑论及黠戛斯人皈依摩尼教这一历史事件；同时也表明摩尼教经师拥有很高的地位。如：marıma yüz är, turuğ birtim. oylanım ärdä marımınça bol! qanqa tap! qatıylan! (Su7、9) 译文：我给我的摩尼教经师一百个男仆和住房。我的儿子在为人方面，要像我的摩尼教经师那样，要敬重汗！要努力（做事）！

(三) 文化上的成果

1. 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反映出回鹘人从原始宗教信仰向摩尼教崇拜的演变。如：üzä kök täñri yarlıqaduğ üçün asra yayız yer igittük üçün elimim törümün etinti (T 碑西 3) 译文：由于上面有蓝天保佑我，下面有褐色大地养育我，我的国家和法制建立了。后期诸如 Q 碑、Su 碑均提到摩尼教信仰。

2. 回纥可汗的汗庭不再是仅有围墙的宫殿或豪华的大帐，而是具有多种功能的不同阶层居住的城市，这可能意味着回鹘人开始脱离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如：qayan atanıp qatun atanıp ötükan ortusınta süñüz başqan iduğ baş kedinin örgin bunta

etitdim. (T 碑东 30) 译文: 当被宣布可汗和可敦后, 我让人在这里, 在于都斤山林中间, 在孙古斯巴石汗圣山之西边建立了汗庭。tez başinta qasar quirdin örgin anta ititdim. çit anta toqıtdim. (Te 碑东 20) 译文: 在铁兹河源, 在 qasar 西方建立了汗庭, 并命人建造了围墙。soydaq tabyaçqa sālānādā bay balıq yapıtı bertim. (S 碑西 44) 译文: 我让粟特人和中国人在色楞格河处建立了富贵城。T 碑中的 kedin 是粟特语借词, 意为城市; Te 碑中的 örgin、çit 分别为王座、围墙; S 碑中的 balıq 则是古突厥文固有词。前者似仅为可汗处理公务、起居生活的大帐或宫殿, 后者则为划分出不同功能区域的城镇^⑧。

3. 绿洲文化的核心要素——“耕地”首次在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中被提到, 并被赋予同草场同等的地位。如: sākız ara iliyim tarıylayım (T 碑西 4) 译文: 在八条河流之间, 那里有我的草场和耕地。

4. 奴隶制回纥汗国沿袭东突厥汗国的二部管理制, 并借用中原政权官位称呼。如: oyli tarduş yabyu töliş çad olurtı (Te 碑西 6) 译文: 其子成为达头部的叶护, 另一子成为突利施部的设。又如: bilgä tay sänün tutuq. (T 碑西 6) 译文: 毗伽大将军都督。再如: qutluy çigši, qanču alp bilgä çigši, begzil er çigši (T 碑北 10、11) 译文: 骨咄禄刺史、汗楚·合·毗伽·刺史、别克泽克·艾尔·刺史。

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基本继承东突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文学的特点, 即: 碑文采用对话形式, 韵散结合, 端庄而不板滞, 活泼幽默, 然无轻浮痕迹。同时, 辞藻绚丽, 形象生动, 诗意浓烈, 文字完美, 结构严谨, 多采用押韵形式, 如: 近似韵、双韵、环韵、通韵等^{[13] (P25-38)}。

三、我国对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研究的利用^⑨

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解读成果, 主要为研究回鹘史或维吾尔史、古代突厥语或突厥历史语言学等所利用。当然, 也包括回鹘或维吾尔文化、文学。

我国学者历来重视对回纥历史的研究, 如: 20 世纪初王国维作《九姓回鹘可汗碑跋》对回纥汗国的政治制度进行研究。其他诸如回纥族源、回鹘的迁徙、回鹘改宗摩尼的论著也层出不穷^{[14] (P225)}。美中不足的是, 能够充分利用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解读成果的专著并不多。其中主要有: 林干、高自厚的《回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4 年)、杨圣敏的《回纥史》(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刘义棠的《维吾尔研究》(台北正中书局, 1975 年)、李符桐的《回鹘史》(台北文风出版社, 1963 年)、毕长朴的《回纥与维吾尔》(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6 年)。值得一提的是, 前两位大陆学者出版的回鹘史专著, 都直接采用耿世民教授的译文, 而非台湾学者所使用的西文翻译。林、高利用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汉译文, 阐述了回纥部族的形成, 汗国的建立及与唐的关系, 回纥的社会面貌、文化及习俗等。杨氏则论述了回纥人的先世及其团聚和成长, 回纥汗国的结构与疆域、经济和军事, 汗国与四邻的关系, 汗国的崩溃与部族迁移, 回纥人的文化风习与宗教演变等。此外, 二书还利用译文, 对勘和证补汉文记载。

西方学者利用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成果, 在语言学领域取得斐然的成就^{[15] (P15)}。尽管我国语言工作者起步较晚, 但亦取得不俗的成绩。其中专著有: 李增祥的《突厥语概论》(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2 年)、买提热依木的《突厥语言学导论》(民族出版社, 2004 年)、力提甫·托乎提的《阿尔泰语言学导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王远新的《突厥历史语言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5 年)。其中, 李书论及突厥语族语言的语音系统; 力书则涉及部分突厥语族语言的古代形式。买氏著作中, 突厥语族语言的共同点、古代文字和文献概论、古代文献语言的分类和基本特征等章节都与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有关。王氏著述中, 突厥语族语言语音的发展、突厥语族语言语法结构的发展、突厥语族语言词义和词汇发展的若干问题、突厥语族语言词源例释等内容也使用了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释读结果。

四、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研究的前景

尽管西方对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的研究开展时间较早、研究者众多, 但是囿于不熟谙汉文文献和汉语中古音韵, 加之缺乏现代突厥语族语言的借鉴, 因而存在一定的研究空白和缺憾。回鹘是我国北方一支古老的民族, 因此研究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理当成为中国学者的责任。在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研究中, 我国学者可在如下方面有所作为:

1. 借鉴汉文史料, 释读碑铭中的疑难词语; 依据解读材料, 补充纠正汉文史料;
2. 以词语借用为基础, 利用中古音韵知识考释生僻词语; 以碑铭汉语借词读音为根据, 构拟中古音, 特别是黄河以北地区的中古方音;
3. 以现代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西部裕固语

为蓝本,确定碑铭语言的基本语法规则,进而正确解读;

4. 利用历史语言学知识,倒推碑铭语言的演变过程,从而发掘其原始形态;

5. 运用考古新发现,修补碑铭释读;

6. 采用阿尔泰语言学理论,从整体和宏观上研究碑铭语言;

7. 参考其他语种历史记载和研究成果,完善碑铭语言和历史的研究。

注释:

①依据克里雅什托内的历史-政治划分,以蒙古色楞格石碑及哈拉巴尔喇逊碑为代表的属于回鹘汗国文献(8世纪后半叶及9世纪初)。因其内容与漠北回纥汗国灭亡有关,本文亦将苏吉碑概括在内。

②由于回纥汗国碑铭与东突厥汗国碑铭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更多的语言学成果都反映在东突厥汗国碑铭的研究中,亦见于按照地理分类的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研究里。

③T代表铁尔浑碑、Q代表喀喇喀尔巴逊碑、S代表磨延啜碑、Te代表铁兹碑、Su代表苏吉碑。

④杨富学认为:回鹘文创立于763年摩尼教输入漠北回纥汗国后,证据为回鹘文碑《乌兰浩木碑》。参见:杨富学.回鹘文源流考辨[J].西域研究,2003(3)。

⑤此处提及的历史学研究成果,主要依据碑铭内容,较少见诸汉文文献,属拾遗和补阙。对汉文已有详细记载的文献,限于篇章,恕不赘述。

⑥克内亚什托内认为 Te 北 10 中 kasar 之后一词应为 kordan,可证明回鹘人早与新疆建立联系。参见:克内亚什托内.铁尔浑碑[J].苏联突厥学报,1971(3)。

⑦此处引述森安孝夫的转写和翻译。耿世民教授对此译为:“……制造……从上天……其余……的上天摩尼师……举行盛大仪式……又……”参见:林干.突厥与回纥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396。

⑧前苏联学者曾在 tere-chol' 湖中的小岛上发现属于回鹘汗国磨延啜时期的王宫遗址。高昌回鹘的夏都为 be balıq,即五城。“五城子”就是具备多种社会功能、各阶层共同居住的城市。

⑨关于西方和日本对回纥汗国古突厥文碑铭研究成果的利用,已在本文第一部分有所提及。有关详情可以参考:

耿世民.西方对回鹘(古代维吾尔史的研究)——简短的回顾[J].西域研究,2004(3)。

参考文献:

- [1]刘义棠.维吾尔研究[M].台北:正中书局,1975.
- [2]余太山.内陆欧亚古代史研究[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 [3]汤姆森. Dechiffrement des Inscriptions de l' Orkhon et de l' Ienissei—Notice Preliminaire[J].耿世民,译. Bulletin de l' Academie Royale des Sciences et des Letters de Danmark, Copenhagen, pour l' annee 1893 (待发)。
- [4]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铭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
- [5]Talat Tekin. A Grammar of Orkhon Turkic[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1968.
- [6]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鄂尔浑-叶尼塞碑铭的语言学研究[J].新疆大学学报,1999(3)。
- [7]Louis Bazin. La litt é rature é pigraphique turque ancienne//PHILOLOGIAE TURCICAE FUNDAMENTA (II) [M]. Wissben, 1964.
- [8]林干.古突厥文碑铭札记[A].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7.
- [9]牛汝极.阿尔泰文明和人文西域[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3.
- [10]本蒂·阿尔托.兰司铁与阿尔泰语言学[J].民族语文研究情报资料集,1983(1)。
- [11]林干,高自厚.回纥史[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
- [12]耿世民.试论维吾尔语书面语的发展[J].中国语文,1963(4)。
- [13]李国香.维吾尔文学史[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
- [14]李斌城,等.二十世纪唐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 [15]耿世民,阿不都热西提·亚库甫.鄂尔浑叶尼塞碑铭语言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9.

【栏目主持:吴孝成】

【责任校对:张建国】

The Summary Studies of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in Uighur Kingdom

HONG Yong-ming

(School of Language,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830008, China)

Abstract: For the deformed inscriptions and difficult interpretations, the studies of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in Uighur Kingdom aren't usually neglected. The histories on studying the old Turkic inscriptions can be roughly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the discover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the collation and use of the results, the re-survey and lucubrating of the inscriptions.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n the inscriptions mainly display in linguistics,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so on. The interpretation achievements mostly will be used on the studies about the Uighur or Uyghur history, the old Turkic or Turkic historical linguistics and the Uighur or Uyghur culture. Beside the Chinese scholars' researches will be potential achievements in seven aspects for the future.

Key word: Uighur; old Turkic; inscription; study; conspectus